



明齋先生集 十五

雜著 書

~ 16  
2376  
16

卷二十六



和  
2376  
26-16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九

書

與子行教

當初補郡乃示罰也既已一季居官亦可以止矣雖以優養爲主而無亦或以爲苟蹲耶久在路傍多招知舊之謗且不能爲人事亦取憾之地也久坐或有意外尤悔大抵不如歸來之爲安也春窮不足慮也

甲申正月十日

一家歲問不可專廢而不能爲之可歎不在多物入事不可已也木川許亦不能爲耶不但爲親舊之謗



在情義豈不慊然耶才與誠俱不逮奈何二十  
今日神宗皇帝立廟事是大段義理所在而昨來  
時不及一番講討臨歸恩恩遂不能言可歎此事不  
可煩諸筆舌而恐汝全無思量或失於與人酬酢之  
際故略及之蓋今季是皇朝淪沒之歲甲子己一  
周矣聖念及此可感神祇且神宗罔極之恩東  
土之萬世難忘者也今日朝宗之義無地可見則立  
廟崇報自是人心之所同然而天理之不容己者夫  
孰有異議於此事乎然此事則非難而所患者實心  
之難充而實功之難辦耳無此實心實功則虛聲實

禍非小事也昨於答拙書中只言上一節而不及下  
一節者恐拙之或示外人也不知者見之則必以為  
立異也汝亦默而識之此紙則即裂去之可也且與  
人酬酢之際勿費辭說只聽之而已不可贊也亦不  
可難也華陽洞事亦勿是非可也意雖在而他而事則  
義舉且有可據之故事不可議也晦日

收議事既已為之得失間是非則必有之矣吾意立  
廟以義則所當為也而以事則重難矣所謂重難者  
非但如眾人之所慮而已事端既生則未知憂虞之  
機伏於何處而內外本末無一可恃此為可虞之大

者然此皆未然之事難可預言只得如昨所對而已  
見明村書則以為他日彼中知之而使之還毀則必  
不能不毀如此則辱又甚焉云云此則未可知也然  
未來之事不可成說也第既已仰對先言其義後言  
賤分昧識不敢預議云不獨言賤分並及昧識則其  
重難之意可見從此默而思之可也五月十日  
衙奴出至外處云何以如此耶此衙政之大者須嚴  
立防禁使內外截然可也此係律已之節不可忽也  
可猛省也

聚散恩撓可歎自心安靜然後可以處事心中紛亂

事必顛倒且輕重大小不能辨別將何以治大處耶

淡慮教旨無拜禮而不能謝 恩則拜受似合於情

禮體行為可凡事勤謹則少過矣勿怠勿忽三月

祭酒自外備者恐未精潔須自內別釀今番則雖不

及而後則體行可也四月六日

青陽昨過言洪境多士夫而諸色雜糅最難云夫敬

而毋失與人恭而有禮無往而不可行何難焉唯恐

吾之所為無以厭其心耳此不可聲音笑貌為也唯

在於誠誠苟在中自然孚於物須以此存心可也一

誠可以敵百詐可終身行之者也諸處來書札一一

送來可也欲考見汝之酬應善否耳每事慎畏勿放慢如此則雖有不中者亦寡矣慎畏太過却不妨易曰敬慎不敗真格言也青陽言內浦半麥大無云麥後民事太可慮也凡百十分節省預以爲憂可也東源送妹後卽與鼎孫送來可也當惜寸陰之時如是浪過可悶成孫受鍼非良醫則難試也慎之慎之婦見舅姑時當有贄別紙書送依此備往而一副當俗例除去可也雖持魚酒等物而去不可過徇俗眼也人以爲儉不備禮無妨矣凡百當節約以約失之者鮮矣汝亦持身言笑甚不靜重須知我身之不可

自侮以取侮於人也節言語重動作言無鄙俚行無粗俗乃敬身之道也勉之勉之

九日

頃者自內送中朴桂一器謂是新官時所爲此亦不如預令勿造也茲又送一器此則出於何處耶吾家祭祀不用此何可以爲生人之供耶此等事非小事何其如此耶輕重大小之分不能自了家政官政何以得正耶更加省惕可也

成孫眼病誠可悶然教學則不可緩也讀書不走作於治病亦宜也二三行不廢日課則自進矣今季不解蒙則因以失時不可說也兩女之婚汝所示者皆

宜各在其命分只可任之且凡具隨分從儉不可效俗習矣頃見宋郎之履太好不可如是也

乞馱事何處多送如此耶有則應之無則不能應而已有何難處之事况引用月俸大不可如是無限節則非但犯義必入罪網矣且難堪如此則何以向人使之送人馬耶使之送之而又以為苦則都無誠實之意矣凡事如此則何以治官事耶可慮大處事煩當常處靜以制動處簡以制煩事之大小輕重各有條理然後可無差謬如是抖擻煩擾自家心身不能自主則應事接物必動致差誤不可說也且冒據大

州被辱亦不難馱載絡繹亦可以成罪誠可慄惕若自量不能則寧辭歸為可須勿貽我羞可也

五月四日

魚物何必每多送如此耶雖照冰味變難食且吾所不嗜此後則不必送也生鰕亦未易得之物使之勿納可矣漁箭雖不可罷此等所捧從輕則為惠矣亦不必日差間數日一捧亦可凡事節損損上可以益下矣不食之物日日多捧何為乎不過為婢僕輩口

資耳

八日

月俸幾石則分為三幾石為衙料幾石留庫以為稍存贏餘以備不虞之地幾石別儲為酬應親舊之資

來求者亦視其緩急而爲之多少此數既盡則斷不能應以無可應之物而來朔斷不可引用故也既立規式如此之後則其米幾石在時來者得而去無時來者不得而去彼來之早晚而我無容心焉豈不綽綽有裕耶彼雖不得而去非我之咎適值無時之故也我雖不能給心亦自安如是斷定則有何難事此古人之良規也對人亦以此意言之而談笑道之而已有何苦色苦意耶同日

吾之糧饌定爲恆式每月晦送朔參需時並送來月糧幾斗以爲常此外則勿爲續續送來可也官事亦然凡事有恆式然後下人可以奉行而已不勞矣事無定式而臨時抖擻則雖倍用精神而隨處遺闕矣此亦不難之事而不能爲之何耶凡事有大小輕重先其大者重者則輕者小者雖或不及無妨矣汨沒於瑣故而闕然於大事不可說也凡事審思猛省有疑則以書來問而行之可也十七日

爲人子之禮居不主奧立不中門行不中道者爲親之在故不敢當尊也浦渚爲卿相耆耄之後猶不著分土汝之脚病豈不能跨馬而每欲乘轎耶凡事如此可欠

炭翁家法議婚時不使女知之汝母亦自言雖見備婚需衣服等物而終不知爲某家臨時始知之云此却可法也預知爲某人婦則不幸而遇變如曹漢氏宅則待彼喪畢後成婚固好矣如今朝報中北道女人之守信不改者貞節則極可貴而豈非可憐之甚耶此預知之故也爲人父母者不可不知也

忠州事儘可戒也官事雖不可畏懦避事而亦自有防患衛身之道何可兀然無備以狀其軀乎爲官者不可每人而悅之意外之慮不可不過防恕君則爲邑時自內爲朝夕不食官供不飲官酒此却可爲法

也汝亦自今供米于內朝夕如在家時可也處事有方略而汝則全無之無慮不生也此與推誠待人並行不悖待人之誠防患之道各有其義矣節省之道十分加意切勿爲浮費之事在常時亦當然况當凶歲賑饑之際乎凡百拮据蓄貯及秋買穀而亦必得人之忠實不欺者推誠任之然後可爲也諸島中使各以其所產納之雖些少一一外貯以補賑用可也凡事不可獨任聰明須得人而任之使之料理蓄聚如其家事已則摠大綱而已則不勞而事辦矣果川趙來卿之居下極可歎清謹無比安有不善治



明齋通稿卷二十九  
之理而褒貶之生疎如許良可惜也錦山守沈齋賢  
即過訪而去始識面接言忠實厚重不似京洛才士  
矣汝之持身發言無莊重之意十分加意用工夫可  
也錦山則與汝同甲云而甚莊重矣

旱勢又如此季事無可望奈何賑政唯當豫思蓄力  
竭誠盡心而已如此則必有所濟矣

七月四日

望日舊不設參只焚香矣家禮只言不出主不設酒  
而已無不參之文故自頃欲講行而依要訣祭儀只  
設果不設脯醢只焚香不爲酌酒以示差等於朔參  
矣然則其儀只薦果一器或二器開櫝後降神而只

焚香不設茅沙焚香後參神俯伏少許而辭神而已  
五月望日乃送參需如朔參之需不可矣此後則勿  
送可也時果一二品則在此當備之矣但望日若薦  
新稻則魚肉數品當備來也非但望參如臘日亦自  
前不設參未知其故自今季亦欲始行耳

夜來大雨震電非常方幸有秋水又沉郊奈何李參  
奉喜相昨自營過方伯以陳結之太多恐汝之見欺  
且以汝之無威爲欠云蓋君子不重則不威人望之  
儼然可畏是爲威也汝之持身輕忽敬傾人不見其  
可畏此所謂無威也非刑杖立威之謂也敬念之可

也六日

前頭賑政一大事也從今以往遠近求乞一切却之以此意陳誠還送人似諒之雖或不諒亦無奈何此中問安之便五日太頻亦以七八日一送為定以為節省之端可也中夜思之無念不生若一有不簡之誦則忝莫甚焉惕念可也生鰓不必每送時時送之可也節其入亦可以少寬漁者之力也無益於食而有害於漁者皆可量減也凡百以簡節為主而以誠意行之則似有效也金臺補外之傳教何以為天意難知耶見邸報時須隨事究其義理所在別其

是非得失乃格物之道而精義之本也汝則泛觀而已見識何由而長耶須一一著眼力可也

李公信來言前守時則面主人不出來故民以為優矣今不能然民以為悶刑杖則亦不輕而全無威嚴吏民皆不畏之公事亦多委靡不如前守之振起云似皆得於輿誦者一一加察有改無勉可也雖一言一事人言之來必有其由不可以人微而忽之此古人所以詢于芻蕘者也小賸

試官事已辭於方伯耶若循例請免則方伯必不見諒必須細陳力懇而後可免也左道得免可幸而右

道亦難遠近無非親舊也若果不免則不進見罷之外無他道矣不進見罷其罪小冒進被言其罪大擇罪寧取小不可不審也方伯前須以不免則不進見罷之意明白判決而後方伯亦動聽不然至於臨時之後方為不進則方伯亦必以為不聽矣初書不聽則再書再書不聽雖至三書必得聽從而後已可也昨書略及而恐汝未能力辭故復此委及耳八月二日山所祭物以錢代米者當有餘剩而後可免窘乏大抵祀事異於他用必厚於養生者當從豐裕而不可從省減此義不可不知也汝之凡事不求於義理而

從於俗流志不大而書不讀之致也奈何十三日

明日冬至時祀定行耶無執事婦人皆參可也汝與婦人可以執事矣婦人服上衣下裳新件則雖無別樣上衣猶可參祭矣食客之多曾所未有云者人言不可不恤也官事之外無事則看得書冊以為資益之地可也而多聚雜客與之雜談無益於公私而有害於聽聞不可說也猛省可也昨公達之姪李命溫手持公達告訣書以來慘然不忍見以十七日逝去而書則十五日所作也代筆而手自著署矣其書使騰送之其精神可見其志氣至死愈勵尤可欽服至五月廿五

薦事更思之不如只入治谷之孫而其餘從鄉中所報似可矣第一邑中豈無可薦者耶為守者常時留心於人才知其賢否可無臨時茫然之患矣乙酉正月三日

聞宋女廿日送之云信否東源率往則廢學可念正好讀書之時浪過如此恐蹉過少壯時節仍為不文之人憂慮不輕也須十分自勵雖事物紛擾之中道路行役之際手不釋卷心存不捨則可矣而恐其不能也二月八日

參禮之需何其每不及期耶燭亦折破改造而後可用此等祭祀之事勿委下吏用意為之可也昨客有

傳汝內遷者而未審矣書來果爾得順遞為幸而

恩命惶感須申飭内外衣衾書冊之外勿以一毫自

累則好矣先送內行治重記畢即發可也三月七日

昨智教所借淡衣是何件耶金溝時所製擬吾身後

者耶若擬用於後日者則不可畢功即古人為棺歲

一恭之之義也示若未成之意也若既畢功而借人

則即生時所服之衣也一再用之則成故衣不可復

為後日所用之新件矣衣之新故吾則不關而在人

子之道則似不可不慮也即者南生鶴齡為冠子而

來請故欲知有二件與否示之可也

進言之道雖十分商確猶懼未盡前歲之疏亦不能  
詳盡尤悔亦多矣今何可恩恩為塞責然耶凡事豫  
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行前定則不疚今姑  
只謝 恩命而歸可也必欲進言則豈無可為之會  
耶一時輕著不無尤悔矣凡百加意慎重可也且纔  
已一言貢忠矣猶不為專無所效也臨急塞責亦非  
誠實之道也予定言汝所屬條目不能構草云且言  
汝去時有書引退溪論晦齋十條疏事勸姑勿為云  
其意亦與吾意合矣丙戌元月  
新錄雖非汝豈無可為東壁者乎不可自當也千萬

勇退無滯吝也在京者皆欲挽留不可與議斷之自

我可也十八日

移轉米不必圖得也今季雖云凶年猶勝於辛亥移  
來秋償極為民弊但當靜以鎮之民必不至於束手  
餓死之境不必以目前毀謗為動更與商議而為之

可也三月十六日

連見書為慰而何如是逐日送人耶親舊之責望固  
已料之只當隨力酬應不逮處則遜謝而已何必如  
是自惱耶兩疏覽送此等疏事於汝意如何何不略  
示可否耶汨沒於細瑣之事而至於講討義理則全

不致意識見何以長進耶日二十七

天下安有一墳而爲兩家祖先之墓者乎此實世所罕聞之訟也然以事理推之朴家則稱以近代而世居墓下香火至朴之父始息守護不怠吳家則稱以十七代者已涉荒昧而數百季棄置不識得認以爲祖先墓者僅數十季云不待多言只此一款可知爲朴家之墓而非吳家之墓也一筆句斷以爲非汝祖先者誠所不忍此所以深思善處之道而不能遽決者也或云法式有掘出屍體與子孫合血之規云而掘塚出屍不祥莫甚且以生人之事而暴死人之骨

在理亦舛雖未知法意之果如何而吾則決以爲不可行也間又思得一說今此所爭只在於兩家子孫而墳墓則固自若無動掘之事兩家子孫姑以爲各其祖先之墓而共加守護又講歲一祭之之禮歲率子孫一祭之朴家所養之山木兩家俱勿翦伐如此共守至於累代則其誠僞真假自當有可辨之端而其中或有贗子孫出則必不認他人之墓爲己之祖先也亦不待他人之言而自止者矣吾意如此未知兩家子孫之意以爲如何以訟言之非奪一而與一也以墓言之亦非捨一而取一也以子孫之心言之

苟吾祖先之墓也則自盡吾守護香火之誠而已他人之誤認爲其祖先之墓而來拜來省者何干於我哉如此則可以兩平而兩解無復憾恨矣其各退而思之而已云云爲好矣

所示事方伯之意似是矣此等例事何必發摘耶以流來例事而治以重罪則民散久矣可矜而非可喜也凡事勿以發摘陰私爲明而誠信接下使之革心後不敢爲則善矣

四月七日

自內言汝之生日欲爲我設饌云如此凶歲以賑資之無餘親舊之飢餓者一不能救雖爲設饌吾其安

心耶慎勿生如此意也志卿以汝之察察爲政爲悶以爲非但政傷於煩瑣且招人怨將有弊精神生大病之憂此真藥石之言惕念可也且家太近雖十分猛省猶恐不免於言而汝全不思簡節之道可悶五月忠教來詳聞病情爲慰而尚未能食且不能調病云憂未歇也何不操心調養耶且一切公事姑一切倚閣專意調病以待病差而後爲之可也而亦不能然云如此則病無可差之時須略見氣力之可動待晴歸來以爲十餘日靜調之計可也病甚則不可悔矣十分體念可也汝無心上工夫有病不能調如此而

可以治官事耶可悶日二十

不能調病而去念不能忘也林哥疏極可駭是何許人耶名挂其疏極不幸可愕可愕諸友辨疏事終未穩當政院啓及聖教皆以假託爲言其爲假託上下已知之矣賤分之不相干涉天鑑已洞燭之矣且吾在而使門生陳章亦甚未安昨雲瑞汝良會於永叔家議此事而已止之矣明村愍吾之橫被口舌有此云云而一邊人之疑則雖上辨章不足以解之只益其疑矣林疏中辛巳鞠廳云云之說前所未聞矣見右相疏則其時已有外間罔測之言云似其

時已有此言矣欲爲辨章措語亦極難若極斥林疏以凶險構陷一如一邊人之言則是爲干預時論非吾屏螫之本分也若只言平生自畫不預世事而已則一邊之人必以不斥林疏爲罪實無辨白之效矣此意汝獨知之而不可煩於人也

子定事遭外家禍後廢科則已既不廢科則試官非一人何可避一二人而不入耶汝之甲戌季鄭澔爲試官而亦入何以異耶鄭畸翁之赴科在松江削奪後其時試官必多可避者而其後無以此爲議者此何足見塞耶然此中之言何可爲公論只可付之於



公議耳四日

林疏下諸人非但不知亦不聞其名者也汝則洪州時或有知者耶如林滋者後則不為相接可也何以使其子參於如許之疏耶如此者不可不斥絕也八日每日伴來為弊已不少而伴必暮至必不免宿於路傍而去日日如此路傍村民必不勝其供饋之弊若乘早發送使之及日還去則可無留宿之弊矣七月十八日凡事靜以理之寬以居之然後身心平泰而事皆得宜矣躁擾如是則非但疾病之可憂政事安得無顛倒錯亂耶悶不可說口腹之養吾不願也願汝速遞

而何可得也八日

官事有繁有漫有用精力處有不必過用處有必及期者有不必致期者須量其輕重緩急而應之不可疲精憊神於無益之地也汝性急不能容耐此亦生病之道而事亦因忙而錯者多矣二十日

見平澤以車載轎而來其制極好樸素可喜汝則為女轎過侈視此可媿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縱得市童憐還為識者鄙今世少輩之務為衣服鞍馬之美者自謂一大事而不知識者之鄙之也汝之為女為婿衣裝務求其美非所以訓之也此無非見識不

高之致不學之過也二十日

忠教家見婦有何盛設而有此多費耶祭需則不可

已而亦不安心况其外耶馱載絡繹之誨理所不免

實不如從速解歸之為安也九月十日

見朝報則濫率之禁又申飭新婚之女仍在衙中未

安同東源婦送于此中可也吳郎若久留則兼在此

讀書尤好矣朝令如此不可首犯申飭之法也婚事

以後煩撓實多安得不弊及於人也務加省約以除

弊可也二十三日

即見書知蒙表裏之恩不勝惶感之至 諭書祇

受當如受有 旨之例而病不能起動則只得如汝

所示所居之房內設卓朝服俯伏而已然汝之氣力

不能出庭拜受則漸敗已甚矣何以尚為居官之計

耶或姑祇安於客舍則雖留數日俟病少間時祇受

為可耶陳謝之節亦似有之奉箋陳謝似不可已而

外官拜箋或不無猥濫耶須與方伯議為之 諭書

贈送可也十月十一日

東源使率成孫即為出送可也三冬已失其半如是

浪過豈非可惜不文則何以為人使渠等終身為不

文之人豈不可悶乎汝亦自量可以治官事則留若

不能堪公私酬應則不如早歸心火之證亦非小病  
尤不可以治劇也近來謗言漸多云必以病不能如  
初之故也與其強病不如付新官之爲得也一至月  
習陣軍士有凍死者云恤典何以爲之如此處若不  
加意則無以慰軍民之心矣三日  
再往雖出於不獲己而實有顧戀苟且之嫌須十分  
加慎然後可免於譏誚矣所戒之第一事如將一刀  
兩斷其次節於私用凡百減省要以約己而利民雖  
留一兩月唯盡心於民事以償累月曠官貽弊之責  
以謝公民可也凡百須安詳從容可也丁亥三月九日

凡事不以誠則日勞日拙矣更加惕念可也今季貧  
窮親舊之請糶例事也隨多少談笑應之而已若糶  
穀既乏則無如之何只以己乏言之而已先生厭苦  
之心以苦色待之則雖得人<sub>不</sub>以爲惠矣於此等處  
亦生心病則何事可做須於心上特加工夫可也狂  
己者則十分節約待人者則盡其誠意人雖不得滿  
望必無怨者矣三十一日  
金鎖秦父子一未參疏與諸金不同而世分則彼  
雖不知此則不可忘擔軍隨例給送可也若不得  
擔夫中路滯柩則未安矣

雖曰避癘一時幸往太無防限婦與趙女出置近村  
使東源在傍看護可也決不可幸往邑底也不有  
國法徑情而行人必以放恣惡之矣不可不猛省也  
凡百如此類者必思量顧畏人言而行之可也二四日  
當營役倉役之際校役何以並作耶一時三役民何  
堪之可歎牀石之事勿復生意可也何可以私事又  
間於其間耶私事一切斷置凡百十分加慎可也  
見書知不至添病為慰父之所憂實在於當日所戒  
第一義若能體念於此且加意於十日十手之訓而  
用力於誠之一字則心逸日休矣八日

聞吳郎處每送酒云雖季少欲飲當禁之何為送之  
耶可謂不思之甚也此後則切禁之可也東源亦不

可習飲也

五月二  
十四日

百病生於心心平則氣自平氣平則病自安矣炭行  
量宜為之可也昨日甲申往焉既知安否而何必別  
送人耶方便除弊之道一切不能為可歎如此之類  
推類可知矣六月二  
十七日

東源如是優游此月亦不打工可悶滑石亦何不送  
耶凡事如是忘闕若官事如此則所失誤必多矣萬  
事皆由心心存於內而後可以應事心不存焉則仰

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事事如此矣寡慾而後心存  
加意用工夫可也七月二日  
去時恩恩至今不能忘書來知上官無事官中岑寂  
可以讀書極可慰也果能讀書則可以治心可以律  
身為政也何有大學論語最要須先從此二書始唯  
日孜孜以為基本可也近觀滄溪書與儕友往復無  
非性命之說窮理力行之事其所見實精切而所存  
儘篤實誠可欽歎如此而後方可謂一代名流當今  
之士無有及之者矣然見賢思齊不可安於曩棄而  
不思企及須自奮自勉可也吾姑無他文玉久留欲

討一冊方取近思一帙及通書欲對看一番可以忘

暑矣

戊子六月十二日

指也昨往與之對討書冊更著工夫必以存心省身  
為務以為政事之根基可也同日

季分何以為之 朝家雖給災不過八九分不可不  
從實給災雖五六分當給之而以本郡餘結充之則  
似可矣餘結亦將何以區處 朝家申飭不翅丁寧  
一卜一束似不可因循畱置須量而善處之季分盡  
心為之監官得人則可以不勞擇人信任可矣九月幾日  
季分事當一一從實給災何可懼罪而剝民耶但流

來餘結若以漏結報使則前官皆得罪不報則為同罪此最難處若以餘結盡充給災之數而從今年通入於元結之中使無更為漏結之患則最似得宜矣但如是區處之意詳報于方伯聽其指揮而行之似可商量為之可也使方伯知其漏結實數則非欺隱也移此而給災則非挪移虛錄也自今季便為元結則日後無漏結矣

二十日

秦仁之褒貶題目以為隨事謹慎收無疵類云為官如此正足矣剛明才局之稱非所喜也發奸摘伏之如神不如與之方便使之自改公私無害之為善也

明道行狀有此等事數段可師法也况以發摘自任銜己而傷物者俗吏之下者也可戒非可貴也下吏亦人子也待之以誠心不可致怨也

倉吏偷穀而逃何可專責下人耶為官長者之威惠不能使人畏戢是可媿也

己丑七日  
月三日

謹守肉禁勿復為之魚亦減半以寬漁戶可也凡百以節省為務而先世墓祀則不可不優備以送也退溪集果能著心用功則必有所得勉之可也

十九日

汝之歸計欲待寒食則太久不如遄歸也汝欲求外亦甚未安連擬玉堂而未蒙點己極惶恐何可為

私便之圖耶勿生此意朝報中有申禁關節之事關節本是 國禁不可不守法如政官及監兵使守令等處皆不可發請簡也事無大小犯禁則一何可知禁而故犯耶湖伯雖相親如昨事雖非難僂元不可作請簡也此後則津此絕之可也庚寅二月三日入京呈辭而遞只以 恩命之下不敢在家辭遞強疾上來而老父常病二日程之地不可離側赴任為言繼以己病亦以實狀為言可也汝之臨行欲言之而未及故及之言病雖例事亦不可託虛涉於欺天也凡百慎旃勿生病勿致尤悔可也四月九日

前者 聖教有責勵諸臣之語則多出於舉行條件而今不見於朝報者何意若果 下諭於汝者則極為惶恐須以一疏陳情首謝 擢陞之寵仍及匪才之實且及年前疏中無故濫陞之弊仍言不能離違老親從仕之私情末言不得不下去之意而未歸之前十分敬慎恪勤供職毋貽遠憂可也辛卯二月二十一日禮需所入幾何而諸處扶助心極不安雖有欲助者一切辭却可也禮事本欲稱家從儉而多受動物則不可不豐備又近於侈矣錢布尤未安此後則一切還之可也十月二十三日

官事須寬以居之務以優民何至日事捶楚耶山所  
正朝祭需須預治以送館洞忌墓祭需亦優送可也  
濫率事 朝家申飭不啻再三昨見朝報錦山倅李  
文興以濫率自首見罷而監司以不覺察推考矣為  
守令者何敢不畏 國法公然為率往之計耶雖諉  
以歸寧而既率去則犯法一也曾經侍從爵亦堂上  
決不可公然犯禁為諸邑倡汝先率往則人必以為  
口實矣須勿為率往計正月上去時暫往見母而去  
可也今世士大夫全不畏法可戒而不可學也如此  
等事不能斷置則何事可為也非但濫率一事凡事

必猛省一一守法毋或踰越以謹慎清簡自律可也  
祭物不可不盡心其餘凡百務從省約如衣服冠履  
等物一任故弊無不可矣如吾之靴汲汲造送何用  
也必以謹慎守法為報國之一事可也雜人出入者  
多為不法之事以為貽累之資不可不防慎也臘月十日  
高祖祧位墓祭從前自宗家行過矣今正朝則宗子  
在殯故四代墓祭皆廢獨祧位則在宗家為親盡之  
位己為長房所主之祭禮不當廢而亦不可依前自  
宗家備行當自吾家備行矣須量宜治送可也此則  
當具飯羹三獻行之非豆瑩以參禮設行之比也須



依寒食墓祭之需以送為可念日

私客之多誠不可說其不可之事則以道理面曉於其人使之還去無事而留者亦限日還送可也不可牽於顏情因循猥雜以招人言客撓如此則何可治官事耶官庭常清淨然後吏民亦得安其所矣壬辰二月在我者有為人所敬之實則人雖欲凌之何可得也亦當自反而已凡事須十分節省可也如杜冲之事亦招誘之道也此等無用之物載之馬背亦不可以言智矣觀者亦豈不怪笑耶三月十七日自前冬禮事貽勞弊於官人不少而又以刑役官人

多來溪可悚悶此與設役於官中不同何可遠來立役耶勿送似可此役不如待時而悔不能溪思輕設

於院中也四月十一日

昨書延命云云汝計不然前使則不相知之人也且無往來事故不見矣何可以此為拘耶上下官之間當致禮敬且以朋友之道亦欲其相下不厭且方伯則延命例也先為延命而後往此會似無礙矣十二日示意具悉而文字取捨實難且刑事刻手多而寫手少事不給旋寫旋刻不能從容商量亦可悶官事若閑則汝亦又來相與看詳可也五月五日

褒貶題目簡約字亦可媿也須十分惕念加意簡約

俾無浮實之譏可也七月二十一日

昨日終日冒雨何以作行積城先祖墓展拜時汝以官人不可無端似當有酒果之告自交河具酒及香以往可也告文草草送耳若與改涉之役相值則始役時與會中諸人聯名以告更加措辭畢役後似有祭此則主役之人當備行之矣若不相值只獨展拜而來則只此告文可也八月二日

維 崇禎紀元之後八十五季壬辰八月壬子朔某日十代孫通政大夫行韓山郡守行教謹以酒

果敢昭告于十代祖考正憲大夫判漢城府事府君十代祖妣貞夫人南陽洪氏合葬之墓伏以瑩域所寄舊譜失真季歲久遠尋問無處今者幸有一後孫因事到墓前舊有短表折為三段而名諱所載幸無傷缺積季湮沒今始得之此實祖考神靈有以啓牖後人之衷凡在雲仍莫不驚喜方將伐石崇土俾永不迷共加嚴護以承餘慶行教繫官湖右未即展誠今始來掃不勝感慕謹告

見晚悔僭疑書說論語父母唯其疾之憂切實有警惕處取見而加意焉可也十八日

神主櫝狹隘故出主納主之節因廢未安每欲改爲櫝稍大而未果如有匠人改造以送可也九月

出主時奉主身以出實爲瀆慢未安不可不別造坐板以安主身出主時奉坐板以出則似好此紙乃主身跌方模本也坐板可容此跌方而爲之也櫝內容二坐板則可矣

交河山所曾有祝板矣墓奴家火災時被燬而其後更未造云須造成持去可也

家禮以周尺長一尺高五寸五禮儀以造禮器尺長一尺二寸高八寸家禮太小五禮儀太大今若

以造禮器尺用家禮長一尺高五寸之制則適中矣兩尺並送去可照會也

時祀欲行於下丁矣更思之廿九日乃忌辰也廿七日乃平日行素之日以此日行祀覺得未安不得已欲退行於晦日矣未及相報而祭需預來皆可留以用之而唯魚肉留三日則恐味變初不能審慎有此臨時進退自訟奈何二十日

奴還見書知病已向差爲慰病則吾不驚而所憂汝之性情不能安定有病則若不可堪病少已則又不能慎以致又添此可悶也非但病也全無存心養性

工夫日用動靜無有規模方寸之間常膠擾嘈雜少  
凝定清明時節無非不誠不敬之致而汝不能自知  
悶如之何成孫口喁之證何以致之耶當風午睡例  
致此患其兒來此時亦多晝睡汝不能自檢其身故  
兒亦如此以此尤欲其歸家聚度耳十月十七日  
示意具悉情外之言何必分踈只當慎吾言行而已  
待人之道有當親者有泛然者自有斟酌於心中者  
不可遽形於辭色也人之議己者雖或過情正好聞  
而加省古人喜聞過者以此也須隨事著工夫可也

答再從子仁教

書中所示可幸凡毀謗之言皆於人有益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雖非實事亦可推類而修省所謂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者也此後則有所聞毀謗之言勿論虛  
實一一告示可也古人之喜聞過乃恐己之不知其  
過故喜人之言之而得知其過也誠不可諉之以毀  
謗而遂拒之又不可謂人之謗我而尤怨之也字說  
病不能作然此一段亦克己求仁之方也體念焉可  
也此衰病與歲俱添而志氣則與季俱頹不可說季  
少者宜視此加戒少不自力老悔無及矣丁卯元月四日  
士元之死慘矣慘矣何忍言哉聞汝善處於闕下會

哭之時深用嘉尚此後則慎言語罕出入惟與伯循及公達兄弟講討義理之學可也己巳六月二十一日

優老 特恩方極惶恐按節之榮又極盈滿憂懼之

私不可言諭未知有何殃咎隨之於後循墻不得悶

塞奈何一家大小之科門運之慶也東衡猶是例事

而碩教尤為奇幸德滿之溉根始食其實而執中之

屈得伸於其子也令人增愴舊之感也第悼天之家

則遇喜而亦內悲是可傷心也辛卯四月二十一日

所示云云頃因醴泉還自清峽略傳所聞而未得其

語句矣吾則猶未信矣情義雖云相阻豈至於此乎

疏辨之云尤可駭向者以白軒碑文起鬧今有此議

則正相對矣豈不為人所笑耶君之以不可輕動止

之者可矣而不加直截塞之之為是也只可付之一

時公議一時無公議則可付之百世何可嗷嗷歸於

兩掌耶壬辰七月十七日

與子忠教

見汝書知汝好達京裏為慰一切勿出入須坐一室

讀書外勿妄談時事過寒食後即為下來可也如汝

有何知識而妄論諸長者行事乎上京數日之間都

忘警戒之言耶壬戌二月二十二日

入往伊衙後眠食何似留學於士元旦且學習字變其  
鳥迹可也且不能自寫名紙則勿為赴科之計可也  
借作借筆皆有罪何可為士而冒禁耶唯望到處勤  
業慎疾勿貽我憂可也

癸亥四月十八日

伊川之行如汝計亦可使世道人心紛紜至此者皆  
由我之輕妄且言不謹慎之罪也自訟而已汝亦十  
分謹慎勿與他人妄肆言語可也汝入伊川後須逐  
便作書頻報安否非但讀書須勤勤習字必變鳥迹  
可也每見汝書文筆俱不堪看令人生嗔筆固無狀  
文亦何以如此何不用意為之耶凡百草率亦不敬

之致也

乙丑二月二十六日

昨得汝書知齋居無恙為慰饌雖惡豈不愈於汝家  
耶孤寂則固然何妨也讀書孤寂尤好矣唯是兒輩  
優游而吾不能檢是可悶東濼不能作不能書何以  
觀光乎猶欲為照訖近讀小學可笑然讀小學猶賢  
乎已也

丁亥七月二十三日

之望也

八月五日

聞前日泮中請召疏不參儒生皆停舉云極可驚怪  
請召之疏已不當而又從而為此可駭之事未知誰

所主張耶汝等入城或逢相知人則不可不急解之意力言之可也

答三從子一教

所示祠宇未及營立他無奉安之處則仍安於當初祭廳事勢之不得已者也至於上食一節則禮制有限恐不可仍行也蓋祥後當撤几筵几筵既撤則上食之當廢無疑豈可以仍為權安於祭廳之故而又仍行當廢之上食耶朴徵之家所行者未知如何而世俗亦多行之者皆循情廢禮禮所不許也未知不曾稟定於大人前耶恐不可徑情而直行也如何丑丁

與族子元教

別後懷戀不能忘書回知路中無恙歸家安穩慰不勝言醫言湯丸兩藥俱未易辦唯操存完養凡百慎護勿為致傷之事則久當自見日強矣論語冊若不得則孟子大小學等書更熟讀亦好擊蒙要訣亦可成誦勿令光陰虛度則可矣纔歸雖不能拔來稍俟春發幸即下來預企預企丙子冬至日書來喜審安過而讀書不如意此固然矣然日用間隨事講究亦窮理也隨處省察亦致知也無非工夫也甲孫處不別答唯慎疾勤讀為望汝季漸長而文

不進可悶可悶勉之勉之戊寅六月六日

五喪同時聞計而皆是一等之喪則當同設一位而哭之成服時亦當具五喪之服而同設一位服最尊一服而成服其餘則不必各成而同在其中矣今汝所遭四喪為堂叔一喪為再從兄此則當先設一位哭堂叔四喪後設一位哭再從兄成服時亦先設一位成堂叔四喪之服後設一位成再從兄之服蓋非一等之喪則不可兼之也己卯四月二十六日

近來讀何書住何所已娶則託身有所不至如前之棲棲須安坐勤業期於立揚以副初心至可至可所

謂立揚非必在科第也學業成就卓然樹立以光門

戶所謂孝也加勉可也且相別已四季矣或可下來

則下來為過夏計如何吾亦老病日淡何能久於世

也未死之前復得相聚作一半季或二季講討吾

所淡望而在汝尤為一大事千萬念之壬午二月十八日

有下來之意故殊以為企矣竟無消息想窮病纏繞

拔出不得也淡歎然隨時用工手不釋卷不墜當初

讀書之志可也困窮拂鬱從古聖賢皆從這裏過貧

賤憂戚玉汝于成者皆古人之至言也常自激昂勿

墮於汨沒沮喪之地必以立身為期至望至望癸未三月



所謂懶鈍則公罪懶則在我何不自治若自知其病而不能自治則雖有格言至論無如之何矣鈍亦加十倍之功則亦可變而為敏不容但已也古人窮苦則礪志愈固修業愈勤故終有所立今人窮苦則汨沒摧沮不能奮發終至於自棄此無他無志之故也須以此為戒日用之間隨時隨處不怠存省工夫心不怠則自當有進矣朱子書讀之又讀以為一家計可也姜叔重在近須頻頻相從若有疑處則講討不可已也朋友講習樂莫大焉四書之精熟則無如金季章而恐相去稍遠不能相從也

乙酉六月七日

七月書八月兩書次第傳至披慰不已第貧病憂撓多少苦語令人傷心然古人工夫亦須從這裏過若為此等磨去因循汨沒而已則安可謂讀書人耶勉之勉之此中昏憊日甚無可言兒輩大者方以除命之頻荐為憂懼而小者猶科業是務來月又將赴會試矣孫兒幸落於初試今冬當專一讀書矣

九月

所示晦翁畫像祠宇之議未知誰所主張耶此事始於江陵丘山書院奉安夫子畫像而退溪先生為之闡揚者其義則朱子於卧龍潭上立諸葛武侯祠者為之本也然朱子所感實有淡意不但取義於地名

而退溪之時國中只有十書院故爲之崇尚而扶植之蓋退溪憂學校之政頽廢故欲立書院之教以爲士子藏修之地亦非偶然取重於地名而已也其後書院漸多今則無處無之而無士子藏修之實徒有公私煩撓之害論議乖爭之場其弊也極矣至於因地名之偶同者後人效顰或因方言之相近或因別名之疑似創立院宇以相傳會其爲虛誕直是可笑今者漣鄉何干於晦翁而有此重大之舉耶鄙見則以爲無當於義有害於事苟慕晦翁之道不如讀晦翁之書爲晦翁之學俛焉孜孜斃而後已此等事非

唯不當爲亦所不暇爲也若使退溪先生見之必以

爲真尊晦翁之道在此而不在彼也未知如何

丙戌九月

即得書披慰沒量第審先墓壙內之不安異常孝心罔極何以忍過求山新卜亦極不易亦切奉慮生養葬祭無異若貧士則不能具三牲只得隨分菽水而已葬亦然何由得十分吉地亦只可從人事僂當或先塋側或所居之傍擇稍藏風向陽安穩無害之處而用之則斯可矣慎毋爲過分經營之計虛勞費心力爲也君亦抱病之人求未必得而先自顛仆不難也長湍九節山事前書已略及之蓋先祖墓逼近之

處人情之所共不安同宗之不許未必盡出於私意也如子孫之祔葬於父祖墓下者雖逼近何傷雖遠祖遠孫情理則似無間而他子孫之心以爲不安則不可冒犯而行之須遍議於長湍諸宗及京中諸處得其僉許而後可爲也此實不易則終不如別求之爲善也如何前日欲君之不事科工者以君之質美而志篤專心於學問而有成則雖以門戶計言之爲勝於科甲也今乃以貧病之故不能坐而讀書季過三十將不免兩失之歸爲之傷念不可盡言今冬或復來此爲數月計則可以讀得一冊而求山事又爲

一大事恐又不能來也可歎

庚寅六月二十日

寶蓋靜棲調病教兒真箇好消息李君叙果會則尤好矣共讀朱子書雖有未解處熟讀自當解矣須加勉以慰遠思凡看書有疑或遇事有疑隨手劄記以問於人如有所得亦須劄記以爲後考劄記工夫甚好若有疑有得仍復置之則因而忘之終無得力之地矣試作一冊子爲此工夫如何他日相見亦可以知君之用功矣昔沙溪先生爲此工夫凡所聞於師友者一一記之今經書辨疑是也後學之所當法也

與庶從子敏教遠教

領相所惠醞醢湯豈以分兒之物送之耶極為不安  
此後則此等物一切辭還勿為下送可也 賜送諸  
物辭還無路每不免祇受而每懷惶恐則自下私分  
之物雖一毫何敢干預耶朝報紙地亦必有出處亦  
未安矣亦欲從此停之耳 丙戌五月二十四日  
禮曹回啓之事豈子孫之所敢預者其回啓之或遲  
或速或仍寢只係該曹之所為本家何敢干預於其  
間官教之出不出亦在吏曹亦豈子孫之所可前却  
耶士述之使我速為回報及汝之欲待我報者皆未  
曉其意也無論吏曹與禮曹吾之微分只得惶恐而

已有何相報之事耶汝等亦何敢干預於其間耶只  
聽 朝家之處分而已唯官教之書也只書季月之  
義則汝等與士述不可不知也以不肖匪分之職有  
此追榮之典此為千萬惶恐奈何官教下來則當陳  
疏暴惶恐之微忱而已 戊子六月十日  
昨來瓊玉膏似是相公所服何以送來耶且雖云珍  
劑一呷湯水何能見效且吾素不服藥故還送還納  
可也若以為己請得不欲還納則送于汝嚴可服之  
也此後此等事汝等不可不問吾意而妄為也 癸巳九日

答再從孫東魯

明齋遺稿卷二十九  
追贈事初謂既已 啓下則恐不可止耳若可及止  
則止之極善何疑也非但在賤分極為惶恐且以  
贈職言之 先朝所贈乃 特贈也今日所議乃以  
不肯匪分之職追加而已義理之輕重懸殊豈在官  
職之大小高下耶未知誰所主張而有此萬萬意外  
之事耶至於儒疏請 贈之事該曹之或遲或速或  
寢只當付之 朝家公議元非子孫之所敢預也千  
萬勿復言說儒疏事如何所示陳疏之義殊未曉何  
以爲說而陳疏耶若以聞該曹將有 贈典之請而  
辭之則是所以辭之者反所以請之也反復思之未

得陳疏之說若 贈典果下則方可有一疏彙此惶  
恐之微忱而已如何若有可停止之道則停止極幸  
須議於仁叟令十分善處爲望 戊子六月十日

贈典事該曹已有回啓否該曹回啓後則當有謚狀  
祖考行狀有宋相文在封事附錄先君行狀有玄石  
文而曾聞謚狀必以生存人撰述云未知請於何處  
耶祖考謚狀若請於南相則似好而老人或不能爲  
若辭之則請於李參判進吾爲可耶領相兄弟則必  
以有嫌辭初不敢請也以前行狀只易撰者之名述  
而不作似無難矣先君謚狀欲請於崔台文叔耳且

推 恩例贈則當及三代而今以 特贈為啓則只  
贈兩世而不及於曾祖考私情亦似不安初以不請  
例贈為言而請 特贈尤為惶恐未知何以則為可  
耶因 特贈而上及於曾祖考則又非從前不敢請  
之本意而又適在違 命待罪之時尤為惶恐悶蹙  
不知所處之宜也 巳丑六月  
二十日

昨見拙弟書謚號已 下批於十六日政兩世 恩  
典同時得成惶感微忱何以勝喻迎禮未知欲以何  
間行之耶既已 下批之後不宜遷延且時事人事  
亦不可知故必欲定行於九十月間矣此中既是墓

下且宗家在焉若臨時奉廟下來同過於此中則情  
禮恰當未知以為如何如此則禮幣各備之外待賓  
諸節可以合力為之此亦僂好矣幸須商量以示禮  
幣世俗以錦段為之云而吾意不然以紉紵土物將  
禮不為太儉何必從俗思侈况錦段出於燕吾家行  
禮何可用燕物且以遺訓言之淡以此等物為戒子  
孫不敢違也聞欲從俗以段為之故特告如此慎勿  
為計如何 辛卯六月  
二十五日

吾家延謚異於他家遠近士子必多觀禮之會兩日  
各行不唯久留之為弊吏郎留連本官之弊亦不可

不念書院位版改題士友諸議以延謚翌日行之爲計遠近士子勢將待此而散待士宴需則雖自家辦而朝夕供饋則將自院中擔當院中物力亦無累日接待之資種種凡百俱不可各行不但爲私家榮光傳後盛事而已十分商度如何節目則取五禮儀節目參以禮經作爲笏記俾無并行拘礙之端耳八日源流事何以辭意之不平如此耶公佐初不知當初共編之實故以市翁所編言於左相左相亦後生也未諳實迹而以公佐之言爲信非有他意也吾家後生輩亦未知共編之實如汝等亦只認爲吾家書與

公佐何異如此而何可獨責公佐乎至於此中本之不得送則只以私家書無朝命而付公刊爲未安且恐有意外人言故也左相非但以再達煩複爲嫌亦以行教所慮不能無故也而成命之下不可久稽故已定初本入刊矣大役克濟實斯文之幸也此後則汝等勿復以此事爲言可也癸巳六月十四日

源流事恐汝等猶未能釋然茲更及之七卷四卷之說亦過矣四卷則卷大七卷則卷小其實無甚懸殊也書無彼此豈可以龍潭之偏主起鬧於刊役耶今若又請刊後本於湖西則是爲偏主而爭先務勝非

為斯文之地也一邊既請刊一書於湖南一邊又請刊一書於湖西則此為何等舉措耶湖南刊事遂未免為沮格之歸湖西刊事又必有異說之起彼此刊事俱不得成而只成一場紛紜為世人之所笑而畢竟貽辱於先人貽羞於世道而已此事明若觀火汝與諸人之見何其不思之甚耶其已往見諸人寢止其議耶比來以此為病中之一慮恐或誰有妄發而不及止也況今凶荒如此何暇為此等閑事耶

與從孫東洙

李生何以有此送衣之事耶前日士友中未嘗有此

等交際唯夏卿文卿子定曾有此而其初則以吾在鰥窮之時也其後則以其在官府之時也俱為有名非無端也今則我非窮也彼乃寒士也有何義耶受之無說心且不安故茲以還送須傳此意而還之可也昭夫昨於去時更請碣文至於涕泣懇請誠有使人感動者而季來所辭已過十餘處今於八十垂死之季文字之役已非所宜何可又越次開端以受眾人之疑責耶人雖或不加以怨詈朱子以怨詈為言故及之吾心豈能安乎以此終不敢諾見其至誠而無以相副此心之悶蹙不安胡可勝言且念古人以立揚顯親為



孝而以求文豎石爲末此豈不諒孝子之至誠而強說無義底道理耶且辭至於三則其終不能爲可知矣君子不竭人之忠不盡人之歡所以全交也強之又強畢竟至於彼此俱不安則交可謂全乎要須善爲忠告勸令進學以長其權度則庶幾稱量事理之輕重長短而無過不及之差矣

與孫東源

連見汝書而文筆不進且作字何如是不端耶作字

端正可也

戊寅正月十九日

邊山之遊亦好矣而汝何能識山遊之趣耶第須勿

涉傾危之處以防墜傷可也十分慎疾勿貽我憂也讀書遊山時亦不可廢挾冊以往可也作一冊子爲遊山錄逐日記來以示余使余卧遊極可極可己卯三月到清州宋鎮岑已絕我必不喜見汝不可往見鎮岑來見汝母則不必避也若問及於吾則以無故見絕常以爲歎之意答之可也凡百須敬慎勿招尤悔可也

也

癸未四月四日

汝之昨書何其草草耶當書某日宿某地某日宿某地詳報行路之無事可也數行書太泛泛矣須逐日記所讀書及所爲之事及所出入處以示之且如有

所作詩文一一寄來可也日氣弛暖時疾到處有之

臘月十九日

云須勿出入靜處專以讀書為事可也

甲申七月二十八日

汝之作字何如是虛浪耶抵壽鳳書尤無形此等處

可見人物矣非但敬肆之分亦在相與氣象亦不佳

甲申七月二十八日

欠歎欠歎後必戒之

道路及入京八場十分敬慎雖紛擾中須知有自己

可也

八月十三日

須勤教成孫可也小兒闕讀則不能解蒙矣雖一二

行須逐日誦之然後有進雖在紛擾中日業則不可  
廢也勿忽勿忽

雖不能來雖有疾憂讀書不可緩也須取一經始讀

近來夜長夜讀勝於晝矣思敬始讀詩經方來此與  
仁伯同業仁伯則讀朱書耳台叟昨又步來見欲待  
汝之來來與同處云正好相聚讀書而以病憂不能  
來深歎深歎

歸時江路必紛沓須勿以先渡為心雖畱宿於江上

至於三四日無妨必得虛舟而濟可也宿江村待無

乙酉八月

人時獨船而渡則無患矣恐忙歸犯難故特作書以  
戒十分慎之可也

做科工所不免亦勤業勿浪度日也尤當慎言飭身

月壽遺稿卷二十一

四十一

隨事勿放過可也尹一正兄弟在近則相從為佳丙戌

在京閑追逐閑議論最不可也為士者只為吾分內

事而已四月十日

別薦事意謂朝家見諒既已減下矣今聞有催促

之令極為惶恐茲以小紙略彙不敢薦之意以送須

付之府吏使達于賓廳可也以此陳疏實涉猥越且

慮陳疏則或於批答有勿辭薦進之教則尤為

惶恐故不得不如此矣五月十日

士載聞日取酒去云甚非好消息酒非但荒思廢業

季少易致傷損且不可習飲也此後則斷之為可丁亥

汝之往來廢學可悶須手不釋卷隨處用功勿優游

度光陰可也蹉過三十前則後雖悔之無及惕若可

也己丑五月十三日

與孫東浚

呂相前夫人伸冤事其家之大慶也不勝瞻賀誰所

陳白耶陳白說話何不書示耶祔祭雖不可追行當

有別祭以告八祔之意如喪畢後吉祭之儀雖非祔

祭而實則祔祭也朝命既下之後即當行之矣辛卯

雖做科工亦不可悠泛須就勝己者學焉可也然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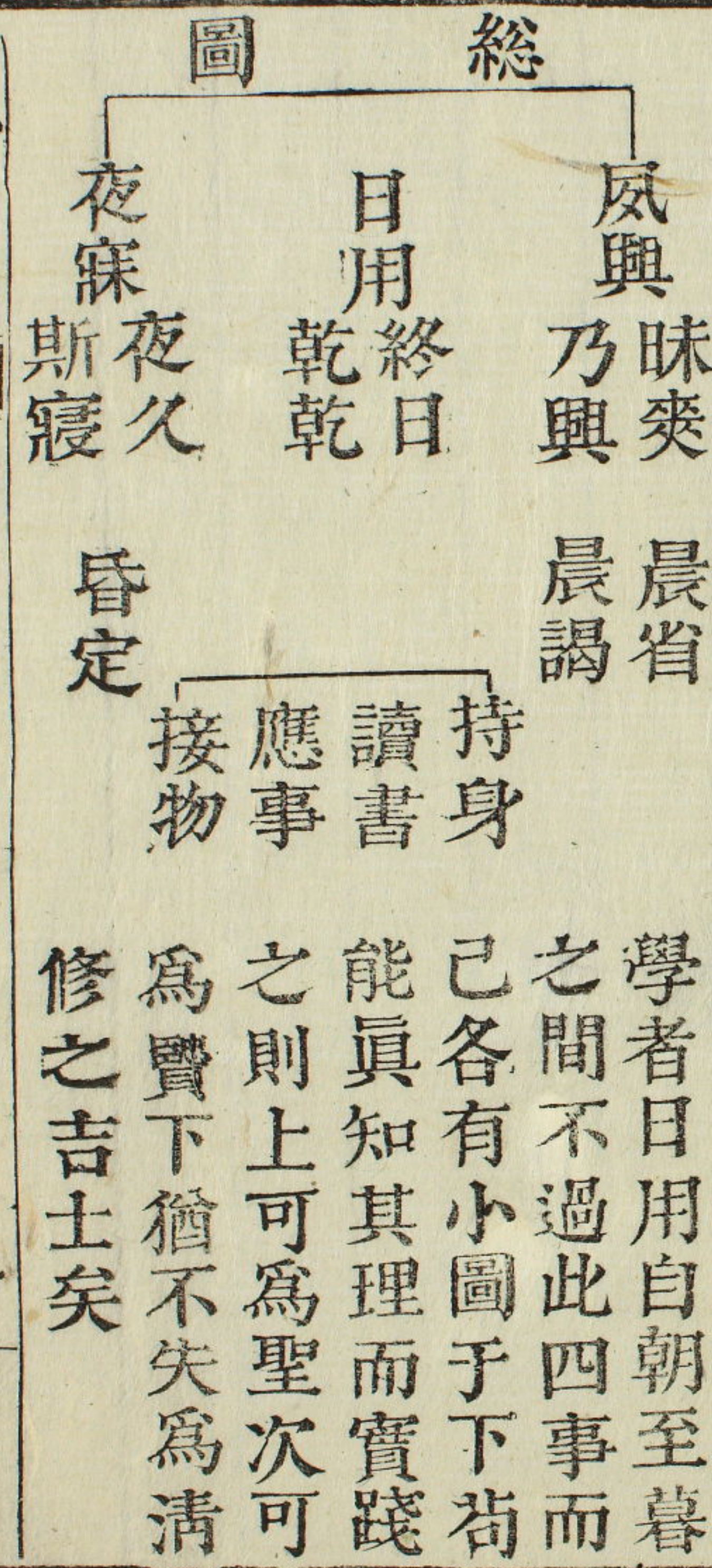
益之友當擇凡百敬慎十分自飭可也壬辰五月十八日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九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九

雜著

初學畫一之圖



九容  
足容重  
手容恭  
目容端  
口容止  
聲容靜  
頭容直  
氣容肅  
立容德  
色容莊

居處 須要恭敬  
不得倨肆惰慢  
言語 須要諦當  
不得戲笑喧譁  
起居坐立 務要端莊整肅  
不可傾倚昏怠  
出入步趨 務要安詳凝重  
不可跳走票輕  
右四條牛溪先生書室儀  
本朱子書

持身持敬

正衣冠  
莊整齊肅  
一思慮  
不欺不慢  
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

衣服 不可華侈  
蔽體而已  
飲食 不可甘美  
充腹而已  
不可安泰  
居止 蔽風雨而已  
右三條栗谷先生擊蒙要  
訣本朱子行狀

朱子曰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栗谷先生曰以聖賢用心之迹及善惡之可效可戒者皆在於書故也

讀書之義

栗谷先生曰先讀小學次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次詩經次禮經次書經次易經次春秋如近思錄家禮心經二程全書朱子語類宜間間精讀餘力亦讀史書通古今達事變牛溪先生曰所當讀之書小學大學

讀書讀書之序

大學或問論語孟子中庸中庸或問近思錄家禮心經詩書易春秋禮記二程全書朱子大全伊洛淵源錄延平答問理學通錄通鑑綱目續綱目皇明通紀程子言精神長者博取之氣衰者必須節約之功心經以上節約之書也

讀書之法

朱子曰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栗谷先生曰讀書者專心致知熟讀精思淡解義趣而必求踐履之方

若口讀而心不體身不行則書自書  
我自我何益之有

應事

朱子曰須曉得義利之辨這箇  
坑跌了九箇這處打不過博文  
約禮直內方外只是閑說朱子  
淡有取於三山黃登之言曰天  
下一切人都把害對利事事上  
只見得利害不問義理須知利  
字乃對義字  
半溪先生曰大抵處事於吾心  
義與是天  
理也利與  
非人欲也  
遇事無大  
小分別義  
利是非而  
取捨之人

是非  
有好惡於事理有是非當捨其  
好惡從其是非而處之則所失  
者少矣  
欲退聽而  
天理流行  
矣

謙遜自牧  
和敬待人  
朱子與魏應仲書

接物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白鹿洞規  
行有不得  
反求諸己

栗谷先生曰所謂學問者非異常別件物事也只是人倫日用動靜之間隨事各得其當而已今人不知學問在於日用推與別人自安暴棄豈不可哀也哉今為此圖者欲使人知所謂學問者不過如斯初非難知而難行者也若人人講習於此則人人皆為學問之士豈不美哉不然而隨行逐隊朔望課誦而已則亦一文具而已何益之有哉幸各寫一本潛玩而體行之如何

題為學之方圖

為學之方圖

學者學此而已三者廢其一非學也

立志

持敬 正衣冠 莊整齊肅  
一思慮 不欺不慢

正衣冠 靜時工夫  
一思慮 動時工夫

尊德性

講學 虛心平氣 熟讀精思  
靜坐潛玩 體認體驗

省察 公私邪正 危微操舍  
是非得失 廢興存亡

務實 就身 心看 都看破 幹轉了 道問學



朱子答林伯和書曰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功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卽昏惰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不使有頃刻悠悠則爲學之本立矣○答曾光祖書曰爲學大綱且得以敬自守而就其間講論省察便是致知知得一分便有一

分工夫節節進去自見欲罷不能不待刻苦加勵而後得也

答方耕道書曰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欺不慢而已

退溪先生答李宏仲曰正衣冠莊整齊肅是以靜言然而動時衣冠豈可不正容止事物豈可不莊整齊肅乎一思慮不欺不慢是以動言然而靜時尤不可不主於一又豈容有一毫欺慢乎

答宋容之書曰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然

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之本意○語類體認  
便是致知○問如何是體認曰體認是把那聽得  
底自去心裏重複思繹過○又曰體驗是自心裏  
暗自講量一次

退溪先生答李平叔書曰仁義禮智須將四箇

字做題目入思議靜坐潛心研究玩味體認辨認

識也體驗視也仁在吾心若何而為心之德若何

而為愛之理若何而為溫和慈愛底道理於義

禮智亦當如此

答劉子澄書曰通書極力說幾字儘有警發人處

近則公私邪正遠則興廢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

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答余正叔書

曰所論正謂敬義二字不可偏廢專言主敬而不

知就日用間念慮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

決取捨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

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

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

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

日見分明

右即栗谷先生所為圖也而牛溪先生嘗抄朱子書

題曰爲學之方其中有答林伯和一書此圖卽因此書而爲之者而亦以爲學之方爲目則兩先生之所共訂定可見也原圖道問學三字倒書之說者以爲與尊德性相對爲首尾故象其相向也然恐太涉安排故直書之所謂立志務實二目則拯之僭取兩先生之意而添之者也蓋非立志則無以始非務實則無以終此擊蒙要訣及聖學輯要皆以立志爲首章而學方所撫諸書無非實下工夫之意故也至於下方諸說皆此圖之所本故輒復聚而書之以明圖意此圖雖初學之士皆可曉然可見而該遍的當徹上

徹下眞爲學之要方也學者其盡心焉歲辛巳孟冬後學坡平尹拯謹書

示敬勝齋諸生 己未

右白鹿洞規及十訓卽所謂己卯學者課程乃靜庵先生之所倡率也至於退溪之條栗谷之圖牛溪之儀亦莫不本於考亭而爲之津的有志於學者苟由是而之焉則庶乎不畔於道而崇德廣業希賢希聖將無所爲而不至矣拯少學於家庭爲之不力老而無得遠近朋友誤有聞而來者慙無以相告語謹揭諸先生之所以教示人者如此願與之遵依成訓講

明而服行焉若其立心之誠與不誠用力之敏勇與  
緩怠則在乎當人之身盍各勉之哉

每日朝食後則會于一堂相揖而罷若會食于一  
處則食時相揖而坐

夕食後復會相揖而誦誦所讀書訖或論文字義  
理或規責過失或勸勉程課以盡切磋之義

程子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若  
散處各舍無相會之時則殊無麗澤相滋之樂  
而亦非親友之道矣茲爲會儀如右兩會之外  
亦不可紛紜往來以妨工曠業也

羣居雖各自勤謹做工而亦不可無朝夕再會以  
講切磋之義既有會則又不可無綱紀者以相檢  
攝可推齋中季長學優者一人爲齋長又擇持身  
莊敬有法度者二人爲執禮又擇直諒能面言人  
過有益於朋友者二人爲直日凡齋中朝夕會儀  
講書程課日用事宜皆執禮主之凡點檢言行箴  
警闕失直日主之齋時稟于齋長而處之齋長不  
必改易若有齒學之加長者則推之執禮一月相  
代直日十日相代

魯岡書院齋規

一 一鄉儒生季三十五歲以下有志向學者列名于

籍名下各懸所業書冊所當讀之書 依學規所載別具下條朔望來

會之日考其一月所讀課其勤慢而勉戒之庶乎

各惜光陰盡讀所當讀之書自有彬彬之效矣十三

五歲以上自願入籍課讀者聽

一 學規曰讀小學家禮及心經近思錄四書六經聖

賢諸書循環不輟周而復始講論旨義務在精究

溫繹前讀以驗生熟又以經史子集隨其多少論

難授受期於通貫或交相課誦以取相長之益云

云今依此規分為三等讀小學家禮心經近思錄

及程朱諸書者為一等讀四書三經者為二等讀

史子者為三等一等則通讀講論二等則背誦令

熟三等或通讀或背誦隨宜

一 各面各出直月二人使之主管名籍朔望之會各

率所掌以來如有讀誦不勤來會不齊者則並責

直月

一 一日齊會則考課不精分面為二一朔一望當日

蓐食來會焚香後因為考課自院中設點心而罷四孟朔則

擇一日合面俱會著為恆式

一 考試之員以鄉中耆儒先進五六員齋任臨時具

書以請

喪禮遺書

甲午正月

昔市南先生常言婦人服制朱子於家禮男子則從古而女子則從俗此實陽多變陰少變之義也備要從通解續一復古禮可謂備矣而婦人之杖終可疑今欲依市翁說從儀禮經及家禮去杖未知如何

亦欲從家禮並杖去之而婦人只存腰經如何東洙之見以為不可變未知如何

父歿後祖父母承重及父歿後為母三年乃經文也後來疏說及通典有象生之說愚意承重及為母三季重象生差輕欲從經文行之捨後來諸說如何

為人後者之妻為本生舅姑當依退溪慎獨齋兩先生說從夫服期慎獨齋先生所論恐合禮意人情如何

小祥絞帶斬衰以麻齊衰以布家禮以後未嘗變也備要改以布恐未安今當依慎獨齋先生所行用熟麻未知如何

墓表最為要切而人家多忽之或至於終不能為之子孫數世後不知其處不可不必於三季內立之不必有陰記只刻姓名可矣常見古冢雖短表埋草而猶可知為某人之墓碑碣則不必有也表石當必於

三季內立之

祭禮遺書甲午正月

十二朔望望參

家禮朔望參同而擊蒙要訣為之差等當從要訣行之

節日正朝上元 正月朔望也不必論

寒食 國俗四名日不必論 三月三日

端午與寒食同 流頭 七月七日 中元

秋夕與端午同 九月九日 冬至 臘

就中正朝冬至寒食等大節日外如三月三

日七月七日中元臘比朔望又差輕吾欲從要訣望參儀行之未知如何未及講問於師友不能決耳

墓祭 當從擊蒙要訣正朝端午一獻無祝土神祭子孫在墓下或居官時則當從朱子與子書饌品與墓前一様其餘時則依家禮米麵食魚肉四大盤正朝端午則從要訣不祭

薦新春 新菜 石魚

夏 櫻桃 牟麥 西瓜 眞瓜

秋 新稻 菽 柿 棗 栗 梨 遠物如柚

相則得則薦之

冬 青魚

凡薦新必於朔望及節日薦之唯無時得之者晨謁時薦之

先妣不以壽終百世不可忘今恐漸至怠忽忌日之哭親盡之前不可廢也

國恤中冠昏喪祭禮私議

庚申

冠

按於古無明文然雜詔曰以喪冠者雖三季之喪可也又孔子曰成王季十三而嗣立明季六月既

葬冠而朝于祖以此觀之則或因成服或因葬時而冠恐不為無據也

又按五禮儀卒哭後許嫁娶借吉三日冠昏宜無異同則卒哭後借吉而冠冠畢著白笠亦無不可婚

朱子大全君臣服議曰方喪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疎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



各借吉三日其太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

語類問有官人嫁娶在祔廟後曰只不可帶花用樂少示其變

五禮儀國恤戒令禁嫁娶條卒哭後許嫁娶借吉三日

按五禮儀無論貴賤悉於卒哭後許婚恐太無分別而往往仁祖大王之昇遐也禮曹啓辭勿論爵秩高下皆令禫後許婚則又矯枉過正矣今當

略依朱子說爲之節目士吏以今之校生庶族當之選人以今之生進學生當之承議郎以今之參下當之朝請大夫以今之通訓以下當之中大夫以今之通政當之太中大夫以上則以今之嘉善以上當之如此則庶乎適於厚薄隆殺之宜而不疑於行矣

喪

曾子問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

曰歸殯返于君所有殷事謂朔望及薦新之奠則歸朝夕否大

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盧氏曰人君五日而殯故可歸殯父母而往殯

君也若臨君殯則歸哭父母而

來殯君殯君訖乃歸殯父母也 ○君薨既殯而臣有

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

君所朝夕否

按以此觀之則私喪朔望朝夕奠上食之不廢可知矣

曾子問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

曰歸哭而返送君○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

何曰遂既封窆而歸不俟子不待孝子返也○父母之

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曰遂既封改服而往此時

孝子首着兕乃去兕而括髮徒布

按以此觀之則國葬之前私喪葬禮之不廢可知

矣曰然則其虞祔也奈何曰虞祔是喪祭也不言

其廢祭則行之可知矣惟新聞君喪則往哭君而

歸行虞事耳曰與禮所謂不虞祔待後事不同何

歟曰所謂祭先重而後輕者指並有喪也若前喪

當葬而有後喪則何可以後喪之故而廢前喪之

葬乎雜記三季之喪既顙其練祥皆行疏庾氏之

說有曰後喪既顙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

為前喪虞祔賈氏雖以為未知是否而此說却似

可據也若以全然無變於平常為未安則或依赴

明齋遺稿卷三十一  
葬赴虞三月卒哭之例只行三虞而退卒祔於葬  
後則爲可耶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  
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  
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不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  
殷祭禮也曾子曰父母之喪不除可乎孔子曰先王  
制禮過時不舉禮也註君服除乃得爲親行二祥之  
祭以伸孝心以其禮大故曰殷也然此皆謂適子主  
祭而居官者庶子居官而行君服適子在家自依時  
行親喪之禮他日庶子雖除君服無追祭矣

宋龜峯答鄭松江曰 國恤在殯哀侍則似難行祥  
祭矣忌日略行奠禮告不得行祥之由用古禮卜日  
行祥於卒哭後似無妨○又曰小君國君雖服有輕  
重同是國服且今國法卒哭前不得行祭以大夫違  
法而行不可如曰卜日行祥又有未穩則祥日告文  
並告以 國恤不得備三獻禮之意設奠脫衰如何  
栗谷先生曰季涵之祥祭略行云者只爲卒哭前不  
敢舉殷禮也

喪禮備要國制 國恤卒哭後大小祀皆許行之私  
喪二祥未知其必不可行

按古者大夫士有君喪服君服故父母之喪無事於除而自除以孔子所答又何除焉之語觀之則不啻分明矣然則其行二祥也以何服曰曾子再問父母之喪不除可乎而答以過時不舉則其不服除服可見矣意者只當以素服行事矣然若依喪服小記久不葬者收藏除服以俟送葬之例收藏其服而行事亦或無害矣然此則論大夫士之禮耳若無官者自依時行親喪之禮也今者以備要引此文而退二祥之故備要恐本於宋龜峯之說無論有官無官皆不敢除喪恐失禮意古則以君喪服於身

故不敢祭而今則以不敢祭之故反不除私服私服當除而不除君服當服而不服有官者則失君重親輕以義斷恩之義無官者則失適子在家自行親喪之禮進退無所據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古者君喪亦具衰麻故捨私喪而服君喪無不安於心矣今則君服只白衣白笠而已故持私喪者不容去衰麻而著白衣此實古今之異也然則無論有官無官皆當於再朞除喪而有官者則用退行殷祭之禮於國葬後更設祥祭無官者則用自行親喪之禮仍行祥祭矣如此然後通於古今

適於情禮而君臣父子貴賤隆殺之節可以無所妨奪矣曰禮曰三季之喪既頹其練祥皆行君喪乃三季之喪也何可以無官而行練祥於葬前耶曰不然古禮無官者服君喪齊衰三月今禮雖以白笠終三年而至許婚娶於葬後則所謂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者也惡可一以三季之喪例之耶曰古者喪期無數親喪雖誤加數月之服何害於孝而必欲除之耶禮宜從厚非此之謂耶曰此以孝子之心言之耳非所以論禮也禮只論當除與不當除耳豈問孝子之情願耶從厚之說則亦有

可言者久服親喪固厚於恩而不服君喪不亦薄於義耶設令如中仁二廟繼陟之時則私喪幾於更加一季而君喪則漫不之服恐無是理且無官者或無妨也如公卿大夫不服當服之君服而久服當除之私服不又未安乎以禮言之既如彼以義言之又如此庶乎不疑於所行焉耳

祭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

衰以下行也註士卑於大夫雖總服亦不祭

按此則無論貴賤始聞君夫人喪皆當廢祭

退溪先生答金而精曰國恤卒哭前士大夫於其  
私家時祭不可行忌祭墓祭等可行所喻皆合於鄙  
意來諭又云服齊衰者忌祭等使輕服者攝行此意  
亦當但嘗考古禮國之內喪與國君喪亦有間矣故  
今茲服內遇右等祭暫借白衣冠躬自行之才訖返  
初服未知如何

又答李剛而曰不意國恤普湊痛疾墓祭忌祭雖  
似未安似不可廢故不上冢只於齋舍設素饌暫以

白衣冠行之似無妨時祭則不可以素饌行之卒哭

前權宜停廢似當卒哭後烏帽行之

按齋舍素饌俱  
可疑若無齋舍

者何以屨之耶國禁屠率內固難用  
而仍而用素有不可曉烏帽亦未安

又答鄭道可曰卒哭前未可上墓其就墓如節祀之

禮有官者恐亦不可行也

按與上款不  
同姑備參考

又答琴聞遠曰東宮禍變出於不意云云服制則內  
外百官四日成服七日而除其他士庶人則無服外  
方士人之家六七日後舉行廟祭恐無不可也若如  
宴會等事葬前決不可為耳

按此祭指  
時祭而言

栗谷先生答牛溪書曰卒哭前墓祭忌祭雖無分別

但忌祭一年一度其日愒然無事是所不可忍也墓

祭則卒哭後亦有節日故不必行也如珥則卒哭前

忌墓兩祭俱廢矣如兄則無衰服略設一奠不備殷

禮無妨也按此是乙亥仁順王后喪栗谷以副學

謂之無衰也○卒哭前朔望參則非祭禮也依常

禮行之何妨○節祀略設奠于墓前無妨○卒哭後

時祭當依常例

牛溪先生曰 國葬卒哭之前大小祀并停故 國

家陵寢香火亦廢然則人民在畿甸之內者如正朝

寒食等節可以祭其先墓乎時祭吉祭也雖非朝官

服衰者固不敢行也至於朔望參忌祭亦可略設時

物行奠獻於家矣以此推之墓祭亦可倣此而目見

陵寢廢祭而臣民獨舉為未安

宋龜峯答牛溪曰大小祀并停云者國家之大小祀

也忌祭薄設只行奠禮而告文並告 國喪在殯之

由墓祭亦欲如忌祭之儀唯魚肉卒哭前國禁恐不

可用也朔望之只設酒果又當如禮無所損益行又

何嫌禮有等殺父或有廢子或行之君或有止臣或

為之何可以 陵寢之廢為難行哉○又答鄭松江

曰國衰則不可用行家祭而但今以白服行祭國已

定規似不可改矣

按己上先儒之論如此 國葬前時祭則可廢朔  
望節祀則可行忌墓祭則有官者可廢而無官者  
可行矣然忌墓兩祭禮則一般而其可行可廢又  
有可疑者以粟谷一季一度不忍愬然之說觀之  
忌祭雖有官者恐不可全廢以牛溪陵寢廢祭臣  
民獨舉未安之說觀之墓祭雖無官者恐不可獨  
行墓祭上墓又與忌祭之只於家中行事者微有不同然則如之何而可曰  
忌祭則雖有官者略設行之恐不可己墓祭則雖  
無官者當視 陵寢之廢否而從之 陵寢廢則

當從而廢

陵寢不廢

如內喪在先

則當從而廢矣

未知如何

雜儀

語類君喪士庶亦可聚哭但不可設位某在潭州時  
亦多有民衆欲入衙來哭某初不知外面被門子止  
納待兩三日方知遂出榜告示亦有來哭者

五禮儀舉臨儀是日文武百官以素服烏紗帽入就

位外庭跪俯伏哭盡哀止哭興四拜自此至成殯每

朝晡哭臨自初喪至卒哭除服制式暇謝前等雜

禫祭除○諸道大小使臣及外官文書到日於正廳

明齋遺稿

卷三十一

二十一



設香卓以素服入庭使臣在東外官在西北向跪執事者上香使臣及外官俯伏哭盡哀四拜第六日成服

發引儀 靈駕出城門外至路祭所少住留都羣臣

進香奉辭 靈駕進發前銜宰樞及耆老學生僧徒

序立道傍 大舉將至皆俯伏哭四拜又哭盡哀四拜奉辭

退溪先生答李大成曰聞安東不待使關而行哭臨

某亦依彼已於今早來書堂行之矣若城主在則當

同行於關牌而城主在外無可行處故不得已行於

此未安未安見拾遺下同

又答具慶瑞曰某於 文定王后喪成服除服適然

官私俱有故就於山舍行禮雖倣朱子在家望闕謝

恩之例覺甚未安

又答禹景善曰靜存事恐不當為之况遠鄉草莽之

臣耶禹公自註曰靜存時在散地遭文定王后喪其意以為嘗事之以小君發引之日雖無班列

只得俯伏於門外性傳仍問在外小民亦如何而可先生所答如此

又答李仲久曰如或人非致仕帶職銜之比是當以

庶人之義處之至成服於闕下則恐非禮之禮也見李

鄭松江問於宋龜峯曰 恭懿殿奄棄長樂僕既非  
前銜欲入高陽官成服赴闕則凡百多有所礙問於  
浩源答云 國母喪較輕不可以此呈身躡朝班也  
司馬公遇神宗喪疑於赴闕明道勸入臨亦爲世道  
此足據云未知如何龜峯答曰司馬是在洛時也不  
可以是以爲證尊侯若在南鄉則是矣今以私喪來在  
洛下嫌於進退遭國服晏然於十五里之地不一赴  
闕殊失情禮以前銜例成服於闕門外似合義  
右聞喪及成服發引等時哭臨之節  
按君喪在外方者無奔哭之禮非但退溪之書如

此牛溪於 仁順仁聖二王后之喪皆不赴朱子  
於高宗之喪方有召命而不赴其義可見也聞  
仁祖大王之喪梁修撰曼容以不奔被參而後奔  
哭遂成規例云 孝宗大王之喪受命爲暗行御  
史者或有奔歸者云此則不考於五禮儀大小使  
臣在外成服之禮也亦非禮也

舜典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

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  
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

雜記居君之母妻之喪居處飲食衎爾

既齋遺稿卷三十一  
君臣服議曰方喪三季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踈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苦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季眞若居父母之喪哉前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踈之等以爲隆殺之節也

牛溪先生問於宋龜峯曰 國喪非朝士而行素當何如以成服爲節則太早以卒哭爲節則太遠家禮因變除之節而爲之禮則成服卒哭之間亦無可據之節龜峯答曰行素一條非有官者當以情義氣力

爲視自卜遲速必欲卒哭後太晚而過君喪三月之服宜於成服日後自酌其宜而止爾

右居處飲食之節

按朱子已有參度人情以爲居處飲食之節之言而婚姻一事之外未有定論故今之居國喪者各隨其人之賢否一以徑情行之今亦恐當以婚姻一事微而差之六卿以上食素居外寢終三季從二品及堂上正三品以暮季爲限堂下三品至六品以卒哭爲限參下以三月爲限生進儒生以一月爲限軍民以成服爲限如此則庶可以通行無

明齋遺稿卷三十一  
礙而亦免於有父子而無君臣之譏矣

儀禮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管屨者○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也

疏衰不杖麻屨者○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朞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小君也齊衰三月○庶人為國君

君臣服議曰云云必循其本而有以大正焉則曰斬衰三季為父為君如儀禮喪服之說而已其服則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衰辟領負版掩袵布襯衫布裙麻腰經麻首經麻帶管屨竹杖自天子至於庶人

不以貴賤而有增損也○又答余正甫書曰君臣同服而略為區別以辨上下初喪便當制古喪服以臨別製布幘頭布公服布韋帶以朝燕居許服白絹巾白涼衫白帶選人小吏臣既耐除衰而阜巾白涼衫青帶以終喪庶人吏卒不服紅紫

五禮儀服制宗親及文武百官斬衰三年圓領衣

鹿生布則齊衰期年用次等鹿生布布裏帽

用鹿生布裏紗帽去鐵帶白皮靴卒哭後白衣烏紗帽

笠則黑角帶凡千喪

事著衰服十二月練祭練布裏紗帽二十五月祥祭

淡染玉色衣烏紗帽黑角帶二十七月禫祭黑衣禮

後吉服則內喪則十三月練祭後服吉服若內喪在先

黑角帶服盡後近臣闕內淺淡服進見吉前銜堂

上官服與百官服同○前銜三品以下及生員進士

生徒白衣白笠白帶白皮鞋生進入學校白頭卒

哭後白衣白笠黑帶終三年內喪則○甲士正兵白

白皮靴卒哭後除內喪同庶人男女及僧徒白衣白

笠白帶卒哭而除內喪則十三日而除卒哭前禁紅

紫○宗親一品以下及文武堂上官妻齊衰期年大

袖長裙蓋頭頭帶用稍細竹釵布帶用次等布履以

布白綿卒哭後白布大袖長裙蓋頭頭帶及帶白皮鞋

內喪則白布大袖長裙蓋頭○文武三品以下妻白

布大袖長裙蓋頭頭帶及帶白皮鞋卒哭而除內喪則十

三日而除卒哭前禁用錦

徐花潭上 孝陵疏曰君父之喪天之經地之義互

萬古而不易者也聖人制上下衣裳之度衰適負祗

之數寓哀摧斬絕之容皆有淡意今皆掃之只用長

布有同庶人喪服之規其不同者團圓其領布裏其

帽而已既卒哭 殿下玄冕烏帶羣臣烏帽烏帶君

臣皆玄冠視事是不以喪禮自處也初終素弁經既

除服斬衰既卒哭服葛經視事則君臣素弁環經如

此豈非順乎生員進士白笠三季之制失輕重之倫

明齋遺稿卷三十一  
非聖人之制也聖人制五服自士以上羣臣應服斬  
衰三季士以下庶人及庶人在官者應服齊衰三月  
而除禮爲舊君猶只服三月之喪其在儒生服三季  
之喪豈其情乎生員進士儒生及庶人在官者白笠  
三季之制一皆從罷於禮爲僞

退溪語錄 明宗之喪先生以五禮儀羣臣服制多  
不倫欲依朱子服議參酌更定禮曹難之議遂寢  
退溪答人書曰五禮儀只有麻帶之文而不稱布帶  
者其上註中有內喪則齊衰之語既云齊衰則布帶  
在其中故不別言布帶耳疑禮曹未及詳察仍以麻

帶行移也又曰今之五禮儀所定 國恤臣服似依  
朱子說參酌而定之也燕居只白衣布木皆不妨帶  
或條或布皆用白冠則疑卒哭前布裹笠卒哭後易  
白纓網巾不易但段匱頭不可不易笠纓用白布木  
之類似無妨鞋履宜用白馬裝諸具中華盛者或易  
故件或塗裹出入服京官皆著衰服外官恐不異別  
製生布直領亦無妨

石潭日記 仁順王后之喪持平閔純請於卒哭後  
依宋孝宗例以白衣冠視事大臣權轍洪暹以爲卒  
哭後視事用玄冠素衣烏帶載於五禮儀不可輕變

弘文館考引古禮以啓略曰必欲盡合先王之禮則當初上下當具衰經如儀禮之制別造布帽布團領布帶以爲視事之服若玄冠烏帶之制揆之情禮至爲未安朱子君臣服議辨論甚詳五禮儀撰定時許稠引羅點之說遂爲定論豈可再誤於今日乎 上從之

慎獨齋喪禮異同議臣按五禮儀服制殊無倫緒蓋君父一體豈有於父則純用喪服於君則參用朝服之制乎且前銜雖卽今無官旣已名在仕籍實與在官者少無異同乃與士人同爲白衣之制尤極未安

臣願一從朱子損益之制速行指揮令百官預備衰服於發引時服以入臨以今所服團領緝其末而布帽布裹角帶白靴爲視事服亦令前銜及是更爲成服似合事宜

### 右服制

按五禮儀羣臣服制先儒皆以爲未安每欲更定而不能行至於卒哭後白衣冠之制則旣已定爲成法而 仁敬王后之喪依舊以烏紗帽黑角帶從事何也自 上雖視以輕服而以臣民言之則小君之喪何異焉恐有司未之加察也儒生黑帶

之制亦似本於朱子之說而如朱子所言皂巾青帶則可也今白笠而黑帶不亦逕庭耶入學校黑頭巾者以尊在先聖也今書院則事體與學校異恐當因用白頭巾也金玉之飾乃華盛之物聞大官皆不去網巾之貫子云亦恐非禮也

四禮私議後識

辛巳

愚既爲私議與和叔往復不無一二異同處和叔亦寄其所論一紙來而並不得究竟而止矣今因國哀首相崔公錫鼎啓於榻前據曾子問及諸先儒所言請士夫家虞祔練祥等祭許行於國葬之前

蒙允下卽此一段則從今可以定式施行矣崔公又以書來理前日之說於是檢出前後論辨諸紙列錄于左爲一通以備參考云

玄石論四禮私議書

冠條下 將冠而遭 國恤者固當因成服而冠矣不然當待卒哭之後只冠者借吉而行之參以婚禮等數尤無不可也至於葬時云者只是成王之事何與於今日士大夫而欲據之耶婚條下 仁祖朝禮曹啓辭其後別無申飭頒行之舉今不必拘也朱子所論臣民嫁娶之說



豈不正堂堂行之無弊而若非 朝家大段  
變通而頒行之則亦難自下斟酌而創制愚意  
只當依五禮儀處之唯其士夫之識禮者各量  
其職秩事理必使通合於朱子說然後行之則  
公私兩無所礙此以禮揆典之大體也如何  
喪曾子問第二條下 蓋有國家條制不允於  
義理而臣下之道不敢直廢者矣未有不見條  
制不害義理徒被俗說牽掣而不敢行如今  
國恤卒哭前士夫之葬禮者既行葬禮則喪祭  
之當行又可推而知也第禮有適子主祭而居

官者君喪除而殷祭之文必如此然後方可用  
既葬不赴虞及卒哭必俟三月之義矣非可泛  
施於無官者也

末條下 今日東方學士大夫所宗仰而遵用  
者將非退栗兩賢而誰哉兩賢所論 國恤之  
禮明有官無官之別實出於禮疏所謂庶子居  
官而行君服適子在家自行親喪之意不啻左  
契雖龜峯之答松江祥祭所問亦以大夫歸重  
初不爲士庶而言然自備要以來及於九丈無  
所分別因爲通行之禮九丈之說曰我國士庶

以下皆爲君服白衣冠三季其於國恤葬祭之節自當與宰相同其意可見第非愚者所能曉也蓋白衣冠之制於禮無當爲今之道所宜參考禮制斟酌得宜以補世教而乃欲遂因白衣冠之制使士庶服君凡事上同於宰相此豈平允之理耶所論諸說皆與鄙見相同但鄙則主有官無官高明則主不服君服似少參差矣祭末條下諸賢雖有忌墓祭可行之說然退溪答金而精李剛而兩說皆非大喪正禮愚謂此處不但當以有官無官分之亦可以吉禮凶

禮分蓋忌墓祭雖曰行於哀諱墟墓之間不比時祭之純吉然其必在於吉禮之內如二祥之必入於凶禮則無疑以及朔望參恐當以栗谷之論爲正但雖士庶恐不當上墓節祀亦當用退溪之說

聞喪成服條下通典有奔大喪條其說甚備蓋出於穀梁傳五經通義等書魏時禮官議奔喪禮有除喪而歸哭於墓者皆聽哭於陵東晉成帝咸康中恭皇后山陵司陵西曹屬王濛議立奔喪之制請南極五嶺非守見職周年不至者宜勒注黃紙有爵士者削降萬里外以再周

為限雖在父母喪其責不異詔如濛所上施行  
大唐元陵儀註又有宗子五等以上不限遠近  
同赴山陵之文以此觀之 仁祖朝駁論梁學  
士未為不可也至如伊川先生以草野微末之  
官亦赴宣仁山陵而退溪於 文定王后之喪  
身在宰列終不赴臨恐有未盡於義者以此西  
厓當 懿仁喪亦以不赴為是因時議譁然終  
赴葬班云如此處所當明察不宜放過者也  
玄石所定 國恤卒哭前葬祭說  
喪禮朝夕奠上食朔望奠當行○曾子問君未

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  
喪兩條可據

葬當行○曾子問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君  
之喪既引父母之喪既引三條可據

虞卒哭耐練祥禫無官者當行有官者退行無官

有官依栗谷說○曾子問大夫士有私喪可以

除條集說曰庶子居官而行君喪適子在家自

依時行親喪之禮練祥猶然况虞卒乎此無官

者之明證也但有官者既服君服於身恐當只

依小記既葬不赴虞之文以處之虞卒與練祥  
同為殷禮難

行則經文旁 ○練祥本日當依栗谷答牛溪龜

照此最明當 峯答松江書略行一奠唯龜峯設奠脫服之說

不可用 ○退行之說詳見喪禮備要

祭禮朔望參當行 ○栗谷答牛溪牛溪問龜峯

龜峯答牛溪書皆同似通有官者而言 國家

陵廟亦行焚香薦新云

節祀無官者當行有官者當廢 ○退溪答寒岡

書以廟中俗節言可據

時祭當廢 ○退溪答李剛而金而精栗谷答牛

溪牛溪問龜峯書可據

忌祭墓祭無官者略設有官者當廢 ○退溪答

李剛而 墓祭不上塚只於 金而精書言當行似

通於有官無官答寒岡書言有官者節祀當廢

則忌墓當廢可知 恐答李金書以 栗

谷答牛溪書無官者當略設 忌祭一奠○又節

當指墓祭○ 有官者當廢 栗谷所遺與退溪同

龜峯說亦同 今當用栗谷說唯設於墓前一節及退

溪設素饌之說恐不可行

經傳及諸賢之說大槩如此然以古言之服君

服不敢殷祭之義最大以今言之山陵廢祭不

敢上墓之義亦重只當參量而行之如右其無  
官者不免略設忌墓而猶當行練祥者又乃祭  
禮吉凶之大分也如何

答玄石書

有官無官固當依栗谷說以衰服爲節而前銜三  
品以下雖經臺侍者與儒生同實爲未安故慎獨  
齋所上喪禮異同議亦及此意意者栗翁之說只  
据見成服制爲言而未暇深察其情理耶凡有官  
者勿論時任前銜皆從有官之例則似爲允當未  
知如何

龜峯所說設奠脫服之說用於有官者退行祥祭  
之類其義實當而以爲不可用者何耶愚意欲從  
之未知如何

祠堂俗節之參其儀與朔望無異朔望可行則俗  
節亦可行何以分其行廢耶

高明則主有官無官鄙見則主不服君服以此爲  
參差云未知有官者引其私喪而不服當服之君  
服無害於義耶鄙意祭則雖退而服不可不除也  
如何幸更察教

奔喪固有通典所論矣然朱子不赴高宗之喪退

明齋通志卷三十一  
溪牛溪之所已行者又如此豈其無義而先賢之行如此耶外官各守其職不得奔哭在外者之各守其分與外官恐無異同通典之說先賢之行似不無輕重如何如何

玄石與人書

國恤中二祥事雖曰祭不為除喪而除喪必於祭未見有貳之者不設殷祭而先除喪服於情義俱未安蓋今二祥之追設不在於曾子問除君喪後行殷祭之義在於五禮儀卒哭前停大小祀之文 國制云云似以吉祭為主則二祥

喪祭未見其必不可行

崔相 榻前啓

國恤時士夫家大小祥節次須有 朝家之定式矣以禮記言之曾子問君服中私喪變除孔子以除服不當過時答之禮意甚明鄭註亦不誤而疏說以行祭於君服除後誤解 本朝禮文無他援據而五禮儀中有卒哭前大中小祀停廢之文故據以為例近世士夫多行祭於卒哭後而所謂大中小祀乃國家祀典非指士夫家祭祀也以義理言之 國恤中士夫家時祭

明齋遺稿 卷二十一  
可廢忌墓祭猶可略行况練祥虞卒哭是喪中之祭本無吉凶相襲之嫌且念今之在喪士夫無服君喪之事而仍服過限之私喪非但不合於禮經本意亦不合於疏說之義我東儒先所論亦多可據而近世先正臣朴世采所論頗爲明白自 朝家定制使之依禮經行祭除服似宜矣 上曰大臣所達是矣依此定式使之遵行可也

國恤時元無禁葬之令而在前 山陵未定之前士大夫家或多未行葬禮因以成俗而禮曰葬先輕而後重有父母喪者先葬母而後葬父以葬是奪情之事故也君重親輕士夫之先葬親於禮不違且大夫士庶人之葬期各有月數若踰越定期則僂成僭禮別爲定式分付使之行葬宜矣 上曰所達誠然以此意分付可也

崔相見抵別紙

國恤中私喪變除玄石初以有官無官分言無官者並行忌墓練祥有官者略行忌墓而不得行練祥爲言癸亥時以註疏殷祭爲二祥爲非是其言曰凶禮如葬如練祥既有歲月定限又

非吉禮之比則恐無不可行之義蓋葬在卒哭後則以匹夫而行王公之禮矣練祥在卒哭後則或有數季不脫衰之患矣其可乎哉其餘所論亦多如此此爲後來定論其後猶以夏商爲言則出於顧藉懷論而然非本旨也第以先生庚申所論觀之有官者於祥日設奠脫衰而復於國恤卒哭後設祥祭云云錫鼎竊有所疑其謂祥日脫衰云者固是而卒哭後更設祥祭云者恐乖於過時不舉之聖訓且既欲更設祥祭則雖已脫衰猶爲未免喪患其過制之意安

在哉未知此果爲定論耶其後必更有論說而未得聞可鬱國恤中四禮私議中喪制下總論儘是分曉雖愚迷之人亦可以一見瞭然矣其中有一字可議處除私喪而服君喪無不安於心矣此一條除字改以捨字似尤明白未知如何禮曰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以古言之則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似難卜日行祥於祥月只於祥日歸哭而已此爲變除之節蓋君之初喪有殷事則歸朔望猶可歸奠於私喪則練祥之日其歸哭可知以今言



之如功總之服除服時無行祭之事只於朔奠哭除或在遠則望哭而除之如支子於練祥或在遠有故亦不祭而望哭以除之適子有病當練祥祝文以使介子某云云行祭除服而適子則病不得參祭只於卧次變服而已不以疾病及在遠之故延祥祭於後月此可以知也無故之人祭與除喪同時有故之人雖略行而除喪亦合於禮蓋凶季殺禮聖人有訓國有大殯斯其爲子卯大矣前日仰質于玄丈一紙今輒錄上未知如何玄丈末後以三獻行之爲宜而愚

見不然只宜略行故耳

崔相與玄石別紙

竊以爲雖行祥禫不可盛設如常時略設薦獻爲宜按記曰凶季祀以下牲疏曰天子之大夫常祭用大牢凶季降用小牢諸侯之大夫常祭用小牢降用特豕士降用特豚又記曰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主人之升降散等註曰爲新喪略威儀又按曾子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聞齊衰之喪尸入三飯不侑醕而不酢大功酢而已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以註疏觀之齊衰之

醕大功之酢皆是一獻室中之事乃至於賓長

之獻古人以大侵殺禮則國之大喪其為大侵

大矣用禮弓子牲牢之當減可知國制禁屠宰

蔬果為昆弟之喪略其威儀則國哀重於私戚

儀節之當略可知齊之醕大功之酢以時享而

或不備禮則練祥之喪祭其不備禮而可行者

又可知矣以此而揆之則先正如粟谷龜峯及

浦渚諸公之勸人略設除喪夫豈無所以哉士

喪禮朔月奠用特豚特豚乃告朔之禮而殺禮

以此為時享之用齊之醕大功之酢皆止於一

獻則龜峯說亦可採用而但國制大夫士朔奠

連奠三盞則三盞似無未安只當略設庶羞而

行之或以不備祭而除喪為疑而有不然者記

日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

註曰親亾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變

則宜除不相為也疏曰此練祭也而大祥除喪

亦兼之以此觀之則除喪與祭本不相關而先

滿者先除後滿者後除既有朱子之訓不備三

獻而脫衰又有龜峯之說不備祭而除喪恐無

可疑而行之於今日又為淺得輕重折衷之宜

耳如何龜峯說只取其大意而已國恤中略設  
祥祭當減其湯果去侑食而行三獻庶乎得矣  
不告利成亦倣備要所館行虞之例不侑則於

初獻扱匙

玄石晚來以當行三獻為說  
故以此奉問矣未知如何

答崔相書

別紙所示玄石後來定論曾未究竟者也蓋有官  
無官之分亦有多少窒礙故平日不免於疑晦矣  
今得論斷如是分明淡幸栗谷龜峯略設之論嘗  
欲從之而亦猶以不備禮不成祭之說不能妥帖  
矣今承與玄石論辨書說出略設之意甚備又覺

釋然今當以不分有官無官略設變除為定則從  
今以後此事庶可無疑也耶唯是禮疏以殷祭為  
練祥之說通解續亦載之而承用已久今以為誤  
此却恐難免於訟然過時不舉過時不祭之聖訓  
不翅丁寧先儒之不曾剔出誠未可曉也鄙說中  
除字果誤蓋非除去也乃舍置也舍字為是淡服  
淡服第鄙說何從而徹覽有此省記耶其時鄙人  
為此私議而不得自信且不能行得故因而置之  
不復點檢矣其中紕繆處必不止此欲望一一剖  
教而姑未敢請耳

崔相既建白爲定式之後有疏論其不可者遂有收議大臣儒臣之事愚以草莽賤分不敢當儒臣之名前後收議一未仰對此事雖是私家之事而方爲收議大臣將爲之定制則便是朝家典章故禮官再至終不敢以私相往復者上聞而權令致道獻議引懷川答人書以爲葬虞可行而卒祔練祥當退行於國葬卒哭後者以對命從權議施行於是退行遂爲定式矣蓋崔相未建白之前則士夫家各執所見或有行之者或有不行之者今則定爲國制雖

於禮未知允當而可無參差不齊之患矣拯又識

舍弟掌令遺事

君幼時性峭直不能容人過好面折人諸父憂之嘗言此兒長出世路必罹禍及其晚節又恭慎過人未嘗慢忽於人未嘗言人不善之事未嘗與人爭較待人接物雖涇渭內明而未嘗發於辭氣蓋中季嬰病自廢存心用功之所得也

君之前室趙氏以虛勞之病沉篤踰年而終婦翁丹陽趙公疑崇在咀呪蓋趙公爲同知安公之婿安公

無子依於公而有孽息無賴者趙公意其人欲捕治之君力言其不可事得已君於其時季少而能不惑於衆言不蔽於私情而處變得義此亦人所難也少治舉業每入場屋未嘗追逐勝己者以求助只背坐獨自製呈而出不以得失介意嘗發解兩場而初場魁適考官得誦臺啓罷榜人皆爲君惜之而夷然也未三十以病廢在牀褥者幾十季歲戊申始復赴科對策多所譏切朴公長遠爲考官排諸議拔置前列一時譽傳明季丁憂服闋後遂不赴舉十季嬰疾長處山房與僧同苦人之見者以爲不可

堪而處之泰然病中手不釋卷得於綱目者爲多居家服田力穡與僮僕均勞服食極儉不厭垢弊菜根隨分不思肉味中季以後一日一飯不知其飢安於處約不以貧窶動心蓋其素性淡泊非作意而強爲之也

居鄉未嘗言人過與物無忤下至村氓野老視之如友未嘗爲利己妨人之事亦未嘗有求於人以此鄰里咸愛戴之

居官自奉與在家時無少異視官事如家事視百姓如子視官吏如奴僕者真箇如古人之言清心省事

明齋遺稿卷三十一  
終日無爲官庭寂然小吏輩或晝眠于階下取於民者少涉非理悉蠲之鞭笞罕用遇吏民一以誠信上下務盡其情五經縣邑所至民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焉  
居官有不樂意即命駕徑歸而家屬隨來歸家蕭然依舊未嘗有官家一物帶來者蓋居常衣取蓋體食取救飢在家如此在官亦如此其廉潔儉朴初非出於刻意勉強其素性然也與古之卓行高節多有暗合者焉

所至留意陰雨之備以爲脫有緩急守宰當率境內

之民有保守之所方無奔潰之患常歎各邑無城池如有山城處則必登覽思所以繕修之常言各邑軍器剝弊無用而少能畱心者兵使營將等巡視文具而已所至必捐俸改而新之又常謂烏銃無火藥則爲無用弓箭爲我國家長技而各邑備銃而廢弓若有兵禍此最可慮也常言若得關防重地而爲之則可得爲保障之所爲久遠之圖而恨不能一試其才也

明於知人審於慮事常謂人有虛實可觀其言行而知之矣自一家一鄉以至知舊之間未嘗與人雌黃

而其所以私論臧否長短鮮有不中遇事無大小即料其得失成敗久之輒驗蓋此兩段出人意表者常多余初不信則常笑曰第書以識之後當知吾不妄也古人所謂先見者蓋亦類此

癸丑之將請碣銘於懷川也君則不欲曰我家之憂人太過反取其怨者多矣且其人不可托也余不從其後果致無限狼狽悔之無及君之識破實先於我矣

君後娶於馬橋時驪江亦在城中與馬橋親密故頻數相會君遂與之相熟歸而言曰熟觀驪之所為非儒者也故未嘗挾冊於其門也問何以知之曰兩人相會未嘗見講討經義輒相問今日聞何事無非時議也又每見人則必有所求為儒學者乃如此耶此蓋君三十前所見也其明決如此

常言懷之以先君之不知驪為訾者不必辨也若驪後死而以先君之不知懷為訾則又可辨耶君子之為小人欺者自古有之先君之不知懷驪何足病哉少時頗自喜其才欲有所為於世每歎人之不知己也既老常自歎曰雖欲為國效力頭白如此何能為也晚幸見得命字極分明一切放下得喪毀譽無所

動於其中至於少子早亾只與長子居而又先逝暮境繆獨最難自遣而亦一付之命無憂傷戚嗟之色其定力人不可及常曰生老病死符到便行事事言必稱之每言龍西叔父疾革時進候則謂曰死豈可悲者耶談笑而道之達人之任運乘化如此蓋其終也亦病作一日而逝顏色恬然若與平日之言相符亦可異也

君晚季多在墳庵其服食居處與老僧無別少無窮苦之色憂時慨世常有深思遠慮無所不至而與余說及之外未嘗向人發一語嘗笑謂曰弟多言而無所礙兄寡言而多有咎不可不加意也其審慎如此爲文切實於事情而略浮華得香山句法多有逼真處少善書楷字甚精蓋皆出於天才而不甚留意常笑吾之強作也嗚呼君之言行可書者豈止於此而昏忘殆盡不復省記只可悲也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三十

